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〇三回 味蕪園遇舊感前游 金小寶尋春逢浪子

且說章秋谷看著那個信人的模樣，覺得面熟得狠，卻想不出他叫什麼名字來。見那信人同著那個男子走進安埭第，四面看了一看，便揀一張桌子坐下。秋谷便也揀了對面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那個信人。那個信人也秋波澄澄的看著章秋谷。兩下正看之間，忽見辛修甫同著龍蟾珠款款行來。龍蟾珠一直走到面前，含笑招呼道：「二少，耐阿是來仔一歇哉？」秋谷也含笑讓坐。那知龍蟾珠這一聲「二少」，猛然把那對面的信人提醒，不覺失聲道：「阿唷！勿敢張是二少！」

多時勿見哉。剛剛倪碰著仔耐，像煞有點面熟，肚皮裡向想來想去，總歸想勿出是陸裡搭看見歇格。故歇想仔出來哉，實頭是二少。」秋谷聽得那信人和他講話，說話的聲音分熟溜，不覺也恍然想起道：「原來是你！差不多一年勿見，幾乎大家都認不出來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個信人是誰，原來叫做祝小春，也是上海灘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。以前秋谷做陳文仙的時候，祝小春和陳文仙狠是要好，兩下常常來往；和章秋谷言來語去的，狠有些兒意思。陳文仙見了，雖然不怪秋谷，但未免總有些兒吃醋的意思。對著祝小春總是淡淡的，不狠應酬他。後來祝小春做著了一戶好客人，包了他一節，又在蘇州做了差不多半年。如今回到上海來再築香巢，芳名大震。就在清和一包了樓上三間房間。章秋谷和他一年不見，兩下見面都模模糊糊的想不出來。

當下章秋谷見了祝小春，便也和他講些閒話，又說說陳文仙的話兒。小春道：「文仙阿姊跟著仔耐，總算是俚格福氣。故歇辰光，信人要嫁格好好裡客人，倒勿容易哩！」秋谷聽了正要回答，忽然一眼看去，見那個和小春同來的男子滿面怒容，眼睜睜的看著自己。秋谷見了，知道是和他吃醋，便微微一笑，對著祝小春道：「我們改天再談罷！」小春聽了還沒有開口，早見那個男子恨恨的催著小春道：「這裡沒有什麼味兒，我們還是到彈子房去罷！」祝小春還不知道什麼意思，隨口答道：「剛剛來得勿多一歇，等倪坐歇再去末哉！」那個男子聽了那裡肯依，只在那裡死命的催促。祝小春還在那裡延延挨挨的不肯走，忽然看見章秋谷對著他微微含笑，把嘴往那邊一努，祝小春方才回過頭來看了一看，只見那個男子已經氣得滿面通紅，惡狠狠的催著他要走。祝小春心上方才明白，冷笑一聲，只得跟著他一同出去。章秋谷這邊的事，權且按下不提。

只說那四大金剛裡頭的金小寶，自從貢春樹回去之後，心上覺得好生眷戀，便天天坐著馬車到張園去兜個圈子，借此消遣。這一天金小寶正坐著馬車從四馬路兜轉泥城橋，望著張園、靜安寺一路跑去。將近張園門口，忽然見一個西洋裝束的少年，年紀不過二〇多歲，穿著一身極細的黑呢衣服，身材伶俐，舉止輕揚，坐著一輛自行車，好似星飛電轉的一般，從背後直趕過來，搶出金小寶馬車的上首。見了小寶，飛了一個眼風，微微一笑，把身體往前一伏，兩腳用力向前一送，只見那一輛腳踏車，就如箭一般的直趕過去。金小寶看了，不知怎樣的覺得心上微微一動。

一轉眼的工夫，馬車早到了張園門口。小寶一眼看去，早又看見那方才的少年男子站在道旁，把那一輛腳踏車倚在一棵樹上。見了小寶的馬車過去，對著小寶微微的又笑一笑，接著跳上腳踏車，飛也似的又趕過金小寶前面，直到安埭第門口方才一躍而下。等金小寶的馬車停住，下了馬車，輕移蓮步往內便走，這個少年男子便也在後跟來。

金小寶見了，明知道是心弔他的膀子，便偷著回過頭來細細的打量這少年男子。只覺得他細腰窄背，骨格風華，面貌倒也不俗。小寶看了，便也對著他嫣然一笑。這一笑不打緊，只把這個少年男子喜歡得眉飛色舞，手舞足蹈，越發的緊緊跟著一步不離。見小寶揀一張桌子坐下泡茶，他也在隔壁桌子上坐下泡茶。四目相對，你來我往就好像空中的流電一般，漸漸的兩下都有些意思了。等了一回，只見那少年男子叫過堂信來，說了幾句不知什麼，堂信走過來對小寶說道：「這裡的花錢有了。」小寶回頭一笑，尚未開口，早見那少年男子搶步過來，對著小寶點一點頭道：「小寶先生，今天怎麼有空到這裡來？」金小寶聽了，覺得好像有些不好意思，卻又沒本事不答應他，只得把那一點朱唇略略的動了一動，就算答應過了。那少年男子又對著金小寶道：「我姓牛，堂子裡頭的人大家都叫我小牛。」小寶聽他說到這裡，禁不住「嗤」的一笑。那少年也不理會，接著說道：「我們老太爺放過美國的參贊大臣，如今已經故了。我久仰小寶先生的大名，本來想要去看你，如今剛剛我們兩個人在這裡遇見了，也是三生有幸！」金小寶聽得他說出來的話兒分分巴巴，心上早有幾分歡喜，橫波一轉，笑口微開，便對著那小牛說道：「牛大少，請問搭坐歇。」小牛巴不得小寶有這一句話兒，諾諾連聲的坐了下來。金小寶和他談了一會，覺得這個人狠是知趣，便存了個和他款洽的念頭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人究竟是誰？原來果然是出使美國大臣牛康伯的兒子，叫做牛幼康。牛康伯放了一任美國欽差就死了，止有牛幼康一個兒子。差不多也有二三十萬銀子的家產。牛幼康從牛康伯死後，隔了幾年，漸漸長成，卻生得分清秀，讀書也甚是聰明。只有一件毛病不好，見了一個女人，就如蒼蠅見了血的一般。瞞著家裡頭的人，在外頭死命的嫖。偏偏的牛康伯那位夫人治家整肅，嚴厲非常。牛幼康除了問他母親要幾個錢零用之外，撈不著一個大錢。沒有法子，便只好靠著自己的年輕貌美做個幌子，到處去哄騙那些信人，只說他還沒有娶過正室，要娶他去做正室夫人。從來鴿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。這班信人見了這樣的一個標緻少年，那有不愛的道理！更兼信人們最不願意的，是嫁給人家做姨太太；最喜歡的，是有人娶他去做正妻。牛幼康對著這班信人，便把這些說話來哄騙他們，騙得那些信人一個個都隨手而轉，大家都要娶他做牛幼康的結髮夫人，把個牛幼康就當作天字第一號的恩客，非但不要他用錢，而且還肯倒貼他兩個。無奈上海的信人個個裡頭倒有九個是窮的。牛幼康雖然不要化什麼錢，卻也弄不著什麼大好處。也是金小寶合當晦氣，偏偏撞見了這個寶貝！

閒話休提。只說金小寶和牛幼康談了一回，金小寶掏出一個打黃金錶來看時，已經五點一刻，便立起身來要走。對牛幼康說道：「倪先去哉，牛大少晏歇點請到倪搭來。」牛幼康恭恭敬敬的答應一聲道：「我就立刻過去和你請安。」金小寶笑道：「阿唷！請安是勿敢當格。牛大少啥實梗客氣呀！」牛幼康道：「小寶先生那裡比不得別處，只要肯賞我的臉，容我到那邊去坐一回兒，就是我的福氣了！」小寶聽得牛幼康這般說法，自然高興。從來世上的事情，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。何況牛幼康又是個堂堂一表的青年，自然的更加有效。金小寶便對牛幼康說道：「牛大少勿要客氣，搭倪一同轉去阿好？」牛幼康聽了大喜，便同著金小寶一起出來。金小寶坐上馬車，牛幼康坐著腳踏車跟在後面。一路上牛幼康賣弄精神，故意把腳踏車放得慢慢的，和馬車同走。一霎時早已到了惠秀裡門口，金小寶同著牛幼康進去。

牛幼康到了金小寶房間裡頭，便四面看了一看，口中嘖嘖歎道：「好精緻的房間！不是小寶先生，也配不上這樣的房間！」金小寶笑道：「倪問搭是勿好格，小地方齷齪煞，請牛大少包涵點。」牛幼康看了一回，向小寶說道：「這樣精緻的房間，我想要借你這裡請幾個朋友，不知你答應不答應？」小寶道：「牛大少要請客末蠻好，只怕耐牛大少勿來照應，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？」牛幼康聽了分分歡喜，走到小寶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：「多謝小寶先生賞我的臉。」正是：

高唐雲雨，誰偷韓椽之香；醋海風波，妒煞宓妃之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